

袁和平文集

第二卷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袁和平文集 (三卷) / 袁和平著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1.1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671 - 8

I. ①袁… II. ①袁… III. ①文学 - 作品综合集 - 中国 - 当代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34605 号

袁和平文集(三卷)

作 者: 袁和平

责任编辑: 林金荣

装帧设计: 林德锋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.net.cn>

印刷: 福州华悦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200 × 280

字数: 1586 千

印张: 57.125

版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671 - 8

总定价: 150.00 元 (全三卷)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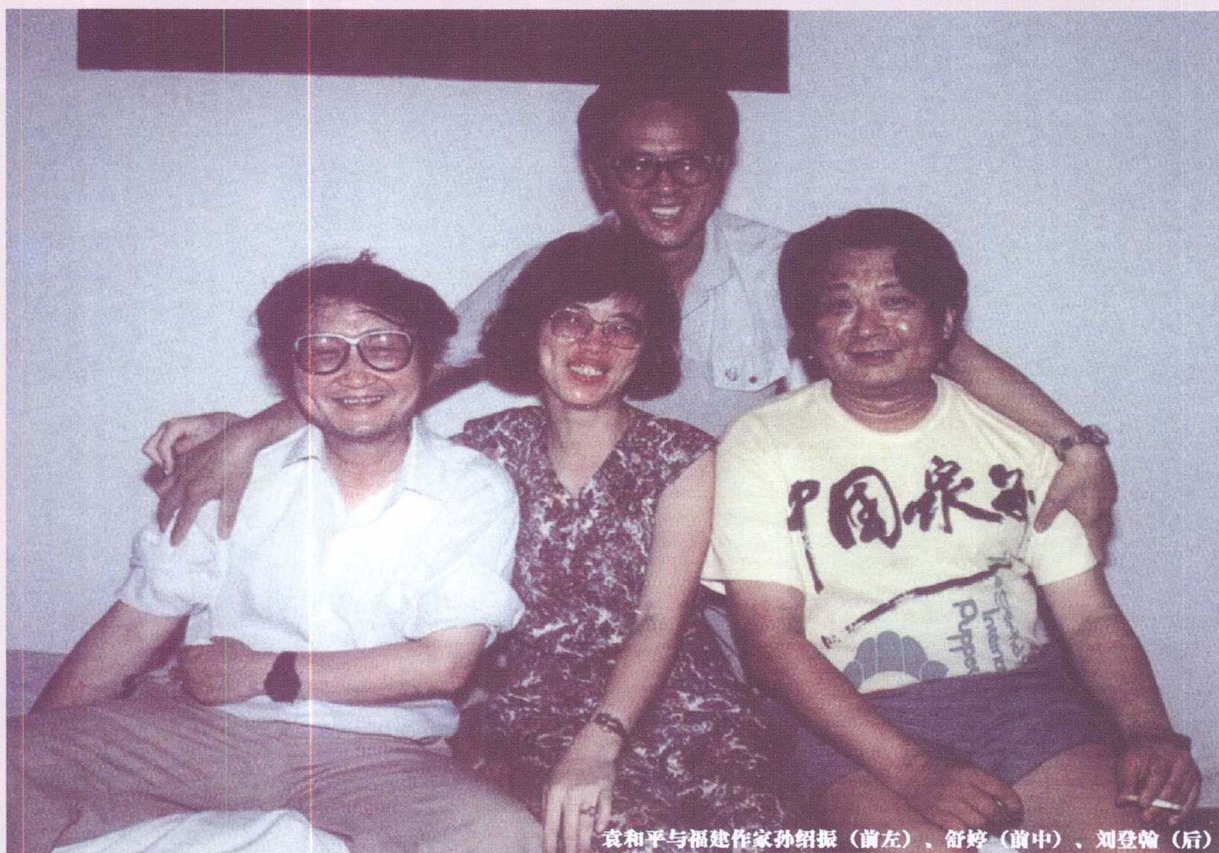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“三剑客”：
秦文玉（左）、高洪波（中）袁和平。



袁和平与台湾现代画家李锡奇（右）、
诗人古月（左）伉俪畅游大西北



袁和平与福建作家孙绍振（前左）、舒婷（前中）、刘登翰（后）



袁和平与鲁院同学在鲁迅文学院前



佛手

袁和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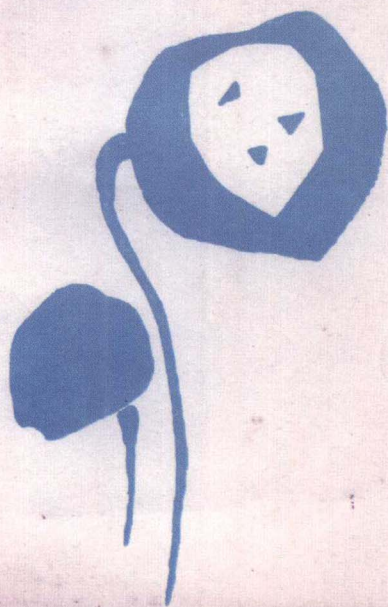
MENGYACONGSHU

鸭姆河的小店

福建

文学创作丛书

袁和平



目 录

森林，人在深邃幽远中/中篇小说/001	
佛 手/中篇小说/051	
沼泽地带/中篇小说/077	
围埔澳海湾/中篇小说/108	
白 蝙蝠/中篇小说/141	
小巷轶闻/中篇小说/176	
鸭姆河的小店/中篇小说/198	
血 祭/短篇小说/233	
环境风/短篇小说/240	
茶色玻璃/短篇小说/246	
台湾半月行/报告文学/253	
咫尺天涯走金门/报告文学/287	
九十两黄金大劫案/报告文学/297	
马来西亚游记/报告文学/319	

森林，人在深邃幽远中

一开始我就没轻看这次采访任务。然而，情况还是出乎我的意料。我将如何写下这份调查报告呢？就事论事，似乎不足深刻反映；纵横驰笔，我又自叹功力不如……

一切都是由生态学家刘文杰教授向省委领导进言的那份报告引起的。

“上帝之树”之谜

省委领导同志：

当我们的猿类祖先直立起身躯，弃离森林而最终脱离动物界后，他们根本就没想到，一百多万年之后的今天，如何振兴我们这颗星球，森林竟成了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。

请原谅我这种可能被认为是亵渎人类的说法。

事实上，在你们提议召开的全省林业资源开发讨论会上，如何看待武夷山东伸余脉，雾云岭主峰山麓的那片山林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。开发——砍伐那片被称作杂乱无章的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。持此说者认为，在开发的基础上，大面积营造人工杉木林，把目前尚处于半封闭状态的雾云岭，建成速生高产的杉木基地，这样既保证四化建设对木材的需求，又不至破坏生态平衡，持此说者宣称生产、生态两不误。赤子之心溢于言表，自然顺理成章地形成会议的主导意见，大有导致明年实施开发之势。

无疑，杉木是高产速生的用材树种。然而，杉木系针窄叶状型的树种，落叶沤烂迟缓，肥力甚差。其潜在弊害在于过度地依赖地力供养，久而久之造成地力衰竭，反过来又使杉木代次渐差，其结果只能造成杉木生产数量质量的下降。再者，单一型的人工杉木林会使林中的动物、昆虫锐减，从而使森林病虫害繁衍成灾。那枯脱于林间的落叶常年不朽，且又是孕育森林火灾的温床。

恕我直言，单一型的人工林本身就是对生态问题的一种破坏。而阔叶混生林却恰恰没有上述弊端。由于阔叶混生林树种品系繁杂，落叶所携养分丰富，且加沤烂速度快，自我调养力强，不耗地力，反而以其年年增厚的腐质层丰富了森林的表土。阔叶混生林因此代代旺盛葱茏。阔叶混生林林间湿度大，不易发生森林火灾。由于阔叶混生林郁闭阴森，林间栖藏大量动物，有飞禽和昆虫。动物界正常的食物链保证了把森林病虫害降至最低的发生点。能不能这样说，阔叶混生林是自然界经千百年竞争筛选，留给我们的一部生态科学的典范之作？

不幸的是我们有些同志，单纯片面地追求高产，把阔叶混生林统斥为低产的杂木林，却没看见阔叶混生林对地力保养的巨大潜在作用。今天，生态问题固然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。现在的问题已经不能停留在开发山林和营造森林，维持生态现象上的那种平衡，而保护地力才是实质问题。据统计，由于滥伐森林，我国水土流失总面积区由一百一十六万平方公里，扩展为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。每年冲走肥土达五十亿吨，相当于四千万吨的氮、磷、钾肥。这个数字相当于目前全国化肥总施用量。但人们的注意力却往往只注意到空气和水源的污染，森林对气候的调节，以及对水分的涵养等等，如此而已。但与滋养万物的地力相比，那显然是次要的。

林学界针对保养地力，提出发展针阔混交人工林正是抱着这种战略意图。那么，哪些阔叶树种可能让我们选取出针阔混交林理想的树种呢？这是我准备向诸领导提一个可能发现的植物

现象。问题还是和雾云岭联系着的。

先介绍一个人，此人叫杰克逊·詹姆斯。一个英国传教士。

一八八七年，詹姆斯取道福州，由闽江进入我省山林腹地——雾云岭山麓，在今大坞镇上筑起了教堂。詹姆斯将他在这一带传教多年的生活写成《旅华日记——一个英国传教士在南中国山麓的见闻》一书。因收集了我国南方山地风土人情、自然风光、民间传说等，兼之詹姆斯优美的文笔，这本书在国外曾一度畅销。詹姆斯是个作家、博物学家，又是个殖民时代的传教士。仅他一人就为英国各植物园、动物园、博物馆等输送了百余种动、植物和矿石标本、文物等。然而，他毕竟对我们也有所贡献。这便是他那册游记式的小册子。它记载了雾云岭主峰脉附近，一个我国特有的奇异的植物形态现象。

现摘录詹姆斯原文如下：

……最吸引我的还是山顶上那几具船形灵柩。据我的翻译林先生说，那还是山地少数民族在几千年前趁洪水上涨时，架设于山顶的岩洞间的。我不晓得这和诺亚方舟的记载有没有联系。因为世界上各个民族几乎都有洪荒时期的传说和记载，但留下的实物却不多。无论如何这个富有神秘色彩的船棺，使我作出了考察的决定。

按当地山民的说法，那个架设船棺的主峰被称作有云有雾的地方。在东方，神话传说中的神或鬼怪之类的妖魅，都伴随着云雾出现。传说山林中时有林妖出现，吞噬人命，当地人既不愿提起它，更不愿接近它。所以，即令我出双倍的钱，也找不到一个哪怕是最蹩脚的向导。当然，向导最终还是找到的，我花了很多的钱才如愿以偿。

出发之后，我才晓得为什么向导这么难找。道路的遥远和坎坷超出了我的想象。离开大坞镇整整三天了。这三天终日是在密林里爬行。这一带几乎不存在道路。南中国的山林可以说是由巨树和藤蔓编起的一块巨大的篱笆。路是由向导的砍刀开出的。到处是起伏不平的山岗。我们有时为越过一道山涧，不得不绕行数里，而且这种情况不是很少碰到的。但无论怎么说，我还是看到了一个奇异而美丽的植物园。到处是花。我沿途还看见各种鸟类、成群出现的野猪，还有深林里最凶猛的动物——黑熊。

中国向导愈临近主峰，愈显出颤栗。而我却丝毫不觉得恐惧——那湿润、清新的空气，湛蓝色的天空下一层层青色的山，无数的花卉和森林，尤其是林间的空地和不长树木的山坡上，缤纷的花朵把山野装扮得像个美丽的花园。被中国人所珍爱的菊花在这儿是那么多，有大朵的、小朵的；单开的、丛开的；黄的、白的、蓝的，甚至还有一种紫里透红的菊花，猛一看，我还以为是一种彩蝶！南中国腹地竟还有如此美丽的山林！简直无异于伊甸乐园。在这儿能遇见亚当和夏娃吗？

沿途的高兴使我们丧失了应有的警惕。不幸的事终于在这天黄昏发生了。在中国向导的狗一阵狂吠之后，一群土匪围住了我们。这深山密林平时显然不存在人类活动的痕迹，可以肯定我们是意外地突然和他们遭遇上的。那是一场使我们措手不及的混战。中国人在此刻总是表现出令人感泣的勇敢和为友谊牺牲的精神，由于林先生和向导的应战，我才得以逃脱。而他们都在这次洗劫中蒙难了——愿上帝保佑他们。我所携带的箱子、银元以及采集的标本都散失了。

事实上，我并没有逃离死神的魔掌，我在逃跑中迷失了方向。没有比迷路更能使人感到死神的脚步正向你逼近了。密林本来就像一张罗网封住天地，要在其中踏出一条道路来，几乎等于穿过浩瀚的沙漠。在沙漠中缺少的是水，而在密林中需要的是粮食。恐惧、寒冷，沿途时时可见的野兽威胁着人，但饥饿却要置人于死地。我独自在密林中彷徨已经整整五天了。就在我即将倒下的时刻，上帝让我走进了一个地方。

这是一片奇异的森林，到处长满了树皮卷剥欲脱的大树。林间遍地带刺的果球，刺壳

之内是一种形似板栗的硬壳果，敲开硬壳果，果仁味甜，好似板栗。这种树在附近的山里似乎只是零星可见，而这里却是成片成片出现，不杂其他树种。直到我找到下山的小路，它还一直伴随着我。完全是上帝的安排，为拯救它忠实的信徒，几个世纪前就播下了这片树林。假如我是个植物学家，我会把这种树命名为“上帝之树”。但遗憾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，我没能采集标本，也不可能同植物学家商议它的命名……

文中的着重点是我加的。詹姆斯还不算一个出色的散文家。他对这种树的描述尚不够详尽。所幸之处正在这儿。他没有堆砌大量的辞藻，淹没了对这种树准确的客观描述。

詹姆斯的“上帝之树”，实是格氏栲，又名青构栲（*Castanopsis kawakmil Hay*），当地俗称“剥皮栲”。它是壳斗科常绿高大乔木。格氏栲在我国分布较窄，它一般均混杂在其他树种中生长。像詹姆斯所描述的那么集中、大面积的、单线天然成林地出现——就连詹姆斯也发现了——这意味着雾云岭山麓存在着一个举世无双的罕见的植物形态。

格氏栲是亚热带珍贵树种，是优质、速生、丰产的理想型树种，其木质坚重韧性大，结构细密，不易变型，耐腐朽和水湿，是建筑、造船、枕木、家具、桥梁和坑柱等的上等用材。其果实含大量淀粉，生熟均可食用，是天然木本粮食树。它的皮和壳斗含有丰富的单宁，可提取栲胶，有广泛的工业用途。

研究格氏栲天然成林的目的在于，格氏栲在单一状态下，处于森林竞争过程中有我们没有认识到的力量——它的自我更新、天然下种、自我调养等能力。这对筛选阔叶混生林理想树种，持久地保养地力，有着极大的意义。

不幸的是詹姆斯这个传奇般的发现，长期以来一直被当作文学作品看待。加上迄今为止两度寻找格氏栲天然林的考察，均因种种原因失败，就更使人们固执此见。

地处热带与亚热带交接地段的雾云岭，是两大气候带植物交错聚居之地，素来就有南亚植物园的美称。那儿的地理、地质、地貌、气候，以及丰富而繁杂的植被状况，抛开“上帝之树”之说，就我们已知的、大量的珍贵树种，林中栖身的珍禽异兽和遍地衍生的花卉药材，不是同样值得保持吗？更何况就现今情况而言，那些尚处自然原始状况的森林已为数不多了！能不能慷慨一点，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天然的植物群谱？

人类现今既可领略宇宙之宏大，又可洞察基本粒子之细微，这是人类创造和劳动的结果。人类在创造劳动的同时也创造了价值的观念。但究竟让我们如何评价——阿斯旺水坝高高筑起，红海岸线后撤，地中海沙丁鱼几乎绝迹，水坝灌区内血吸虫泛滥成灾！尼罗河流域曾经草木茂盛，是人类文明的摇篮。人类在那儿留下了灿烂的金字塔文化遗址，同时也留下了浩瀚的沙漠。难道这不也是一种创造？——一种毁灭未来的创造！那么畏缩于大自然面前吧？何必呢，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同样是错误的！我们应该如何评判自己的行为——我指的是几个世纪之后，在后代面前？当我们的目光可以借助现代工具，向纵展向数十亿光年之外，我们看到了什么？空间的深邃和宽广，时间的幽远和漫长。宇宙，它在哪儿生成？如何发展？哪儿又是它的边际？人类，在这永恒的时空中做了些什么？还该做些什么？我们今天仅仅立足于漫长的过去和遥远的未来之间！

话说远了，收回来只有两点建议——

一、保护雾云岭山麓现存的山林，建立自然保护区。如蒙立法、拨款，我愿迁居守山。

二、继续寻找格氏栲天然森林。以期选育出针阔叶混生林的理想树种。

以上妥否，请酌处。

此致

敬礼！

刘文杰
十月三日

这封信使我惊奇不已。我毫不怀疑它的真实性。它一定已引起省委领导的足够重视。因为我们采编部人员通常接受任务，总是在自己的编辑室里，由部主任交代。这一回，我被叫到总编辑办公室去了。

总编辑这样交代我：

“关于省委负责同志如何重视这份报告，我就不多说了。你带报告下去，请刘文杰同志修改一下，着重在生态问题上多着些笔墨。毕竟那个‘上帝之树’的林子还不落实，虚写一下就可以了。你的任务是写份调查报告回来，和刘文杰的文章一发表。这是一。第二，你考虑过没有？雾云岭两侧的山林，当年在极左路线干扰下，被滥伐殆尽。我们报纸当年曾对此做过大量不适当的宣传。这事影响较大，人们记忆犹新。到时候读者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，既然雾云岭滥伐成灾，怎么偏偏就保留下那片可能隐藏着‘上帝之树’的林子？要考虑到读者的反应。这个问题，你在报告中最好能正面加以回答。”

这个我倒疏忽了。

主 人

北上的列车逆着江水，弯弯曲曲地在长廊似的山里转着。省里尚未成立专门的生态科研机构，刘文杰的工作单位在群山腹地的省林业科学研究所。下了火车，换乘汽车，公路还是绕着江水转。山峦层叠，河流弯曲，人如置身曲径回廊之中，看不完的凝固的山和流动的水。只是在江河回折的地方，山色比别处深幽些。郁郁苍苍的林木盖满江畔那块不大的平地 and 附近的山头，几只江鸥在水面上翱翔，真让人感到江阔天高。

林科所坐落在江畔的一片树林中。这儿过去是林学院的标本园，堪称为一所花木繁多的植物园。松、杉、竹等各类植物，都在圈划的土地上团聚着自己的族类。就以我走过的那段松柏区为例吧，松有长白松、鱼鳞松、黄山松、马尾松，让人目不暇接。还有一种落叶松呢！瞧，它正在初冬的风中静静脱洒着枯黄的针叶。而柏呢？巨柏高大得像巨人，侧叶柏的枝叶像一簇簇绿色的珊瑚，锦柏在团簇的枝梢上透出一种嫩黄的色泽。还有一种叫铺地柏。它也是柏类，却像葡萄蔓似的匍伏着枝杆在地面上爬行。好一个郁郁葱葱的标本园啊！不仅是大树、小树，就连低矮的灌木丛，甚至连藤本植物上都悬吊着标明种属称谓的小木牌，好像主人生怕它们在这树林里迷了路似的。实际上，可能迷路的倒是我。林深路曲，眼前除了树，还是树。有幸在林间隐隐窥见几幢房屋，天晓得它哪一幢是宿舍，哪一幢是办公室！好在路边有两个孩子正在挖菜，我打听到刘文杰教授住在招待所，最靠池塘那间。

刘文杰果真在家。因为那间屋子的门敞开着，我远远地已经看见他伏案攻书的背影了。刘文杰身材高大，宽肩厚背的模样，好像苍劲粗壮的老杉树。这和我原来估计的那副瘦小清癯，或者说鹤发童颜的形象有天壤之别。他的头发是乌黑的，同中年人没有两样。我为这位卓有胆识的生态学家有这样健壮的身体感到高兴。

“刘教授。”我站在门外轻声喊道。

他太专注了。我又喊了一声。当他转过身来时，我为刘文杰健康到减龄程度而吃惊。他四十多岁，浓眉宽脸，架着一副深框眼镜，显得粗壮而豁达。他那双思考着的目光正迟缓地打量着我，好像还未从书本上收回神来。

“我叫肖平，”我出示记者证，又把那份报告递上，说：“我……”

“哦！”他随意扫了记者证一眼，就兴致勃勃地看起自己写的那份报告来了，竟忘了招呼我坐下。看完了才抬起头来。

“你叫……”他搔搔头，眯起眼，竭力回忆似的说。这说明他根本就没看清我的证件。

“我叫肖平。”

他打了个哈欠，伸了伸四肢，像有点奇怪似的问：

“肖平同志，你找我有何见教？”

这个刘文杰，是故作矜持，还是真有点傻气？谁知我刚把采访的话说了个头，他笑了：

“对不起，无可奉告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诧异了。

“因为我不是刘文杰……”

天哪！我这才感到他无论年纪、神态，以至气质，完全不像刘文杰。他是什么人？

“在下姓纪，刘文杰的朋友！”他懒懒地回答，仿佛这才想起礼貌问题，说：“你坐嘛，干吗站着呢？”

“那……”这让我说什么好呢？“刘文杰同志呢？”

“你问我，”他说着朝我一笑，“我还想问你呢！”

我有点儿忍不住了，“那你怎么……”

“我有他房间的钥匙，喏！”他说着亮出一串钥匙，这更使我觉得奇怪。

我告退了。林科所党委书记陈刚，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干部。听了我这番遭遇哈哈大笑道：

“那不是刘文杰。你也别担心，他不是坏人，当然更不是一个疯子。他叫纪超凡，刘文杰的好朋友。他是考古研究所的一位考古学者。你别在意，这个同志很随便。”

“难怪他那么大大方方地坐在人家屋里。”

“何止大大方方，有时候他在这儿一住就是几个月！我听说老刘到省里也住在他家。老刘搞生态方面的研究少不了他的帮助。其实他们是关系非常密切的合作者。你不知道吧，刘文杰和他一块儿合著的一本论述物候方面的著作，北京一家出版社就要出版了！”

“哦！”我说，“那么刘文杰呢？他上哪儿去了？”

“这，我不太清楚，”陈刚说，“老刘常往下面跑。和我们挂钩的林场有十好几个。他有时一去几天，有时要个把月回来。老刘这人认真，去哪儿总要和机关打个招呼的。不过这回有点怪，前几天他开了介绍信去省里，结果回来后连家都没进就上山了。”

“家都没进？”我笑道，“怎么知道他家都没进？可能压根儿他还呆在省城吧！”

“不，不，”陈刚说，“你误会了。这一回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北京召开南亚生态讨论会，本来邀请老刘参加，他把这差事推荐给了纪超凡。这么，纪超凡从北京一回来就来找他，已经在这儿等了老刘一星期了。他着急，我们也着急，前几天我给科委挂了个电话，回话说老刘早就走了。”

“他到底上哪儿去了呢？”我感到沮丧。

“他既然没打招呼，就一定会远走的。”陈刚说，“你要是不急的话，不妨在我们这儿住上几天。”

“这恐怕不行，我下来不光要找刘文杰，还有好多事要办，林学院等几个单位我都还没走呢，”我突然眼睛一亮，说：“哎，刘文杰不是林学院的教授吗？他的家是不是在学校？”

“哈……”陈刚笑了，“老刘是个单身汉，他的家就在我们所里。”

“单身汉？”我吃了一惊，“他是离婚，还是丧偶？”

“他根本就没结过婚！”陈刚说，“你看这样好吗？你先歇一阵。吃完饭，我们派车送你到林学院，离开林学院，你留个地址，刘文杰一回来我就用电话和你联系。好吗？”

只能这样了。陈刚的心真细，还不待吃饭，他又找到我，说他查了一下介绍信的存根，刘文杰开出的介绍信，是开往省政协联系工作的。他到政协干什么呢？

迷 宫

如果说我在同林学院专家教授们的座谈中，接触到的只是些泛泛议论的话。一个属于采访之外的意外收获，却是在李俊祥邀我吃饭的饭桌上。

李俊祥是我大学的同窗，林学院的行政干部。这位大学时代曾是满腹文章的秀才，明显地过早发胖了，但白皙的脸上那对机警的小眼睛，还留着学生时代机敏诙谐的性格。

“敝学府一向宁静，”他拨开酒瓶塞，说，“你老兄这次大驾光临，什么事惊动了你们报界？”

我把采访的任务简略一谈，他却笑了，还带着某种轻蔑的口吻，说：“你别说了，别说了！情况我知道，知道……”

“你知道什么呀！”我有点不满。

“我当然知道啰！”他说，“肯定又是刘文杰在报告会上发了一通胡言，把省委领导的胃口吊起来了！你不晓得刘文杰这老兄很有些奇思怪想，发起言来口若悬河，语惊四座。这老兄就有这个本事！”

“你也太不客气了！”我说。

“莫怪我出言不逊。他那些老生常谈我早听烦了。”李俊祥颇认真地问道，“他给省委领导的报告上写没写詹姆斯的奇遇？刘文杰确实有学问，才华横溢。别说省委领导看了那份报告要刮目相看，当初他那些话在学校教授中间也几度引起轰动呢！”

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“怎么说呢？”李俊祥眨了眨眼，仿佛在整理着思绪。他说，“就说这老兄主张的教学吧，他是搞林学的，可是他却主张打破林学专业的垂直结构。按他的话来说，林学不应局限于什么栽培育种，什么管理啦，森林防火，病虫害防治，以至于什么植物分类，什么木材物理性等等。就是说不应局限于从林学到林学这个垂直线，而应当扩展到什么物候、地质、生物、物理、化学、人类学，甚至包括音乐和文学！这不是乱了套吗？当然，这些想法动机还是好的，适当扩大学生的知识面，增进学生对专业的兴趣，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。但课堂毕竟是课堂，专业终究是专业，它有自己的规律嘛！这个我同意其他老师的意见，教学说到底还是一门科学！你想，如果我们文科大学开学头一课，某先生洋洋乎，洒洒乎来个什么《中国古典文学与紫外线的关系》，或者来个什么《屈原的〈离骚〉与蕨类植物的关系》，岂不要滑天下之大稽吗？事实上刘文杰这老兄就是这样。他给学生开的头一课叫什么《森林与音乐》，放唱片，让学生们欣赏斯特劳斯的《维也纳森林曲》。你看看，学校成了什么？无怪乎同行们对刘文杰离经叛道的行为越来越不满，学校领导最后也出面了。粉碎‘四人帮’以后，省林科所恢复了，他不是有搞生态方面的兴趣吗？领导上就调他到林科所，索性让他安安心地搞他的边缘科学！”

让学生听听音乐，只要能摆正教学的关系，这并不是什么坏事，反倒能促进学生对专业的热爱。这有什么不行呢？我对此表示了异议。

“我当初和你的想法完全一样。”李俊祥说，“后来……哎，你快喝，别净听我胡说了。”

“后来你改变了自己的看法？”我端起杯子说。

“改变了！”他呷了一口酒，“你不晓得有的事真叫人啼笑皆非！我不晓得你们报界清楚不清楚？前几年省博物馆从武夷山白崖洞上取下一具船棺，刘文杰说到底还是林学界的权威人士，他应邀参加船棺的考古鉴定工作，也参加了后来召开的百越民族史学术讨论会……”

“哦？”我说，“刘文杰难道还懂得考古学？”

“这老先生不是一向主张边缘科学吗？边缘者，和什么都有沾边之缘嘛！人家本来碍于他的名望，请他鉴定船棺的树种、材质之类，仅此而已。这老兄倒好！你鉴定完树种、材质就要

了吧，干吗也跟着人家考古界考起古了？这具船棺据说经碳14测定为四千年前的遗物，可他却在会上推断，加工船棺非出于金属器械之手不可。本来这个讨论会仅就古越族族属方面进行讨论，他这一炮横着放，会议就热闹了。四千多年前古越族就掌握了冶金技术，这无异给考古界带来一系列争议。讨论会就这样被搞得不欢而散！”

“没那么严重吧？”我说，“学术讨论本来就允许各抒己见嘛！”

“我听考古界的同志说，考古界也有一个主张边缘科学的活宝，他和刘文杰一唱一和，并拿出大批材料，论证刘文杰的猜想。此公有论据，有学识，这才是会议不欢而散的原因呢！”

这位考古学家就是我在林科所遇见的那位纪超凡吗？我想着，便问：“他叫纪超凡吗？”

“大概就是此翁吧！管他叫什么超凡、脱俗的！我们喝吧，来，来，干……”

酒一下肚，李俊祥脸上泛起红晕，话也多了。

“我这也是主张一种边缘科学！调查采访的边缘科学。”他诡谲地说：“刘文杰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，有时沉静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！他不善于同人打交道，也极少与外界来往，好像没有什么嗜好！可他对森林树木充满了超乎常人的痴迷之情。怎么说呢？在树林里他一蹲可以整整一天。他能让蚊虫落满周身，动也不动。整个脸被叮得又红又肿，毫无怨言。我敢说他甚至还感到一种满足，乐呵呵的！唉，这老兄啊，你看他那双眼睛吧，深邃、冷峻，像凝视着一个遥远的焦点，伴随着他那默不作声、永远像在思索的形象。这种沉静有时会使你感到一种近乎残酷的自我折磨……”

简直有点儿危言耸听。

他不无感慨地用筷子点着我说：“许多事情结论的产生，我看必须建立在对人的全面了解的基础上……”

他身子朝前一探，说：“你不晓得，这老兄是个老鳏夫！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人之常情嘛！五十年代建校时，从校领导到同事们无不为了他的婚事操心。可哪怕你介绍的是下凡仙女，他总是一笑置之，目光还颇为睥睨。总有不透风的墙吧？听说这老兄在留学期间有过恋爱，还是个三角恋。当然他是个痛苦的失败者。人家终成眷属，突然双双离去，说是去了印度，还是拉美什么国家。你想，像他这样年纪，又是个有名望、有地位的人，如果不是来自一场突然的打击，他今天能是这样吗？”

“当然，当然。”我说。

“你想，”他又说，“这样一个沉默寡言的人，平素根本听不到他生活方面的传闻，何况自己的感情生活又是这样的不幸。有人分析过这种现象，说此种人大有患潜匿型精神病症，或者是什么偏执狂、自我狂之类的可能，至少也有点行为古怪。当然这是在说笑话了。不过，笑语归笑话，可相信者大有人在。为什么呢？话柄每每总是他老兄自己交给人的……瞧，你干吗瞪着眼睛，还想听吗？”

“你呀……”我真有点目瞪口呆的模样吗？我说，“你简直是在搬用佛洛伊德^①那一套了！”

“哈……姑且洋为中用一下吧！”李俊祥兴致勃勃地端起酒杯说，“来，干了这一杯，你若兴致听我‘胡言’，我们边喝边讲——”

“六十年代初期，刘文杰曾二度按图索骥，企图寻找詹姆斯当年遇险的那片树林，但都失败了。当地的群众根本就不知道，甚至根本就没听说过有那片树林。这事几经起伏，后来也就慢慢冷却下来。到了一九六六年夏天，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拉开之际，消沉了的‘上帝之树’之说突然又死灰复燃。

“那一天，刘文杰收到一封非常奇怪的来信。信封上没落款，邮戳上面清晰地印着‘大坞’，这是一个公社所在地。写信的不晓得是谁，署名‘你的同学’。这封信确实确实告诉我们那片森林的存在。因为信上详细地写出了那片森林的形态、面积、储量，以及森林边缘其

①佛洛伊德(1856—1939)，奥地利精神病学家，西方精神分析派心理学的创始人。

他树种开始入侵的情况。据教授们说，写信的人具有相当的专业知识。

“这封信的突然出现引起了轩然大波！简直就像太平洋上一个新大陆的崛起，刘文杰一时也无异于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者——哥伦布了。那几天，刘文杰几乎是处在一种近乎癫狂的兴奋状况中，他高兴得饭吃不下，觉睡不着，走起路来磕磕绊绊的，说话也有点语无伦次。就那么几天，人一下子就消瘦了下去，但他的精神状态却是那么亢奋！神采奕奕、兴致勃勃，就连那双冷峻的眼睛也异乎寻常地透出温柔的灵气。

“学校领导当然很重视这个情况，但调查组的组建却花费了一些时间。因为运动开始了。等到刘文杰勉强地带着调查组离校的时候，校园里已经开始出现大字报。有些大字报矛头直指校党委，说此时抛出那片森林的说法，是转移运动大方向。究竟是不是转移运动大方向，干脆说吧，到底有没有那片树林，成了学校领导急切盼望的一件大事。仿佛谁和刘文杰开了个玩笑似的，调查组按照邮戳上的地点，来到大坞。我们国家邮局最基层的单位是公社一级。山区的公社可不比内地、沿海，占地面积大着呢！几十片的大山，几十万亩的山林，光知道在哪个公社范围内有什么用？刘文杰他们简直是在大海里捞针。调查组沿途查问深山的猎户、老农，可这些山林里的权威人士，谁也没有听说过那片森林，更没人见过那片森林。总之，正像那个传教士传奇般的回忆一样，那片森林也好像突然神秘地从我们国家的版图上消失了——上帝把它召回了！

“调查组一去月余，杳无信息。在学校几度电令之下，才快快返回。唉，这个玩笑开得太过分了！坚持派出调查组的那几位校领导为此招灾，现在人们仍然怀念的那位老书记就是因此蒙难的。刘文杰自己当然也吃够了苦头。

“可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刘文杰一回到学校，收发室里等待刘文杰收取的是一张邮件领取通知单。通知单上地点邮戳和那封信相符，仍没有投递人的地址及署名。这违反投递制度的事，在那动乱的时候可以理解。不可理解之处在于，投寄时间却相隔一段。这就是说几乎是刘文杰前脚带领调查组出校园，通知单后脚就到。它干吗不随信一块儿寄来呢？邮件领到，那是只烟盒那么大的小木盒，揭开盒盖，棉花团里躺着一枚金托钻石戒指！

“刘文杰见了戒指，像是疯了似的。他先是仰天长叹，好像感慨万端，那沉静的性格一下变得激动、焦虑起来。他捧着戒指游说于几个群众组织之间，坚持认为那片树林是存在的。他说这枚戒指他认识，是他一位老朋友的。可问他那位朋友是谁，他又闭口不谈。谁都晓得那时候的运动是个什么架式！他越是呼吁，越是给自己招来麻烦和不幸。

“后来的一切正像大家所知道的那样，批判反动学术权威、把他们发配下乡或关进牛棚。这事也随着运动消沉下去了。”

李俊祥最后说：“在那个非常年月里，发生过多少惨绝人寰的事我就不说了。我说这老兄是有点儿偏执狂，就是说他在那种境况下，仍然病态地迷恋着那片树林。后来，林学院即告解散。那时候多少人都想找个生活条件稍好、交通略便的地方了却一生。可刘文杰却不这样，竟报名去大坞一带落户。大坞那个地方你也晓得，是个山高林密，土地贫瘠的穷地方。生活条件很差，加上历史上那儿瘟疫流行、匪盗猖獗，是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。谁愿意上那儿？！刘文杰此举还不是因为那片树林么！多少年过去了，格氏栲林子仍然没有露面，我看这纯系子虚乌有！”

我听得入了迷，又问：“后来呢？”

李俊祥说：“后来就是你下来了。没想到旧事重提，而且惊动了省委领导。倒是我们老同学因此见了面。有幸有幸。来来来，干！”

我陷入沉思，酒兴反倒减了。

“肖兄，你也不必过于认真，否则你也会陷入迷宫的。我的边缘采访说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哈……”

“我总觉得你对刘文杰的看法有点偏激。”我不满地说。

“对刘文杰的人品、才学，我一向是没有异议的。但科学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。一个文学作品如果能揭示奇特的生态现象，那么海明威早就应当获诺贝尔物理奖金了！”李俊祥不无贬意地说。

“这也许正是刘文杰的细致之处！”我不能再沉默了。

“找到‘上帝之树’再说吧！”李俊祥固执地说，“价值总是要待到事实出现之后再估！”

“不！”我把酒杯推了推，“对一个人的评价，不能取决于他发现了什么，人的价值首先表现在他始终如一地探索真理的过程！”

正在这时，走廊上传来一个喊声：“李俊祥，请你的客人来听电话。林科所的长途！”

生活的空间与思维的空间

电话是陈刚挂来的。他不但告诉我刘文杰在昌元县城的行踪，也将我来访的消息告诉了刘文杰。据陈刚讲，刘文杰表示欢迎。我兴冲冲地赶往火车站。

车抵昌元城，天差不多完全黑下来了。傍山临江的小山城闪烁着万家灯火。江水倒映着灯光，泛着彩色的涟漪。远处黑沉沉的江面，夜航的行船闪动着航灯，像几只流萤……

由于匆忙，我忘了问刘文杰在昌元的住处，沿着江滨大道朝县委招待所走去时，我真希望刘文杰也在那儿下榻。毕竟这个群山深处的小县城，只有这家条件稍好的旅社。

不料，刘文杰没遇上，却遇见了纪超凡。这老兄显然是和我同车到达的，正缩头缩脑地站在服务台前。那位扎着羊角辫的服务员，冲着他大声嚷道：

“没有介绍信不能登记，这是制度！懂吗？”

“懂，懂……”纪超凡笨嘴笨舌地说，“可是，我是临时决定到这儿的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！这儿是县委招待所，不是小客栈！”服务员说得颇自豪。

这一下纪超凡不吱声了，像个冒失的孩子遭到大人训斥似的，低头站在那儿。一个能搅得讨论会不欢而散的“雄才”，如今在这位嫩丫头面前竟变得畏畏缩缩的了。我走上前说：

“这位同志和我一块儿来的，用我的证件吧！”

服务员只瞥了我的证件一眼，甚至不用打开，就朝我莞尔一笑，好像在表示自己的失礼。她拿出登记簿，说：“你们就住后楼204室吧，那儿好！”

我一怔。我仅想帮他个忙，绝无与他同住的愿望。改填住宿表吗？这似乎显得我太欠雅量，只好这样了。

放下行李，第一项任务是吃饭。服务员告诉我们食堂在楼下拐角处。下了楼，纪超凡先步出门，我呢？第一件事是挂电话，和县委报道组取得联系。这使我比纪超凡迟了十几分钟才到饭厅。我心想这位老兄可能已经盘碟狼藉了吧。但纪超凡还真有点礼貌，竟静默地坐在饭桌边等我。然而，他朝我投来的竟是狼狈而又有点尴尬的一笑。我明白了。但我怎么想得到，这位匆匆忙忙、或者说健忘的老兄没有餐券！餐券就在饭厅的小窗里购买。待我买好餐券坐下来，好像是他招待我似的，这老兄竟招呼服务员，说：“这儿客饭两份。”

似乎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。他连一点歉意的表示或解释都没有。当然，我绝不是企求这些。他连这种起码的礼貌也不懂吗？要没遇见我，天晓得他该怎么办！我感到好笑。

“你怎么也到此地？”我问，“找刘文杰吗？”

他点了点头，心不在焉的神色说明他仍在想着什么。

“你找刘文杰干什么？”我问，“有急事？”

“嗯……”纪超凡沉吟一下，说：“这事说急也不急，说不急，好像也挺急的。”

“有意思。”我笑了，“什么事？”

“一点公事……”

“公事?”

虽然作为出席生态学术讨论会的代表,公事似乎和我的采访有点关系,只是碍于初识,我不好追问什么。

“但也有点私人之间的事情。”他又说。

这更不好问什么了。饭端上来,我们各自捧着饭碗,直到吃完回屋。或许是找不到话题吧,我们相对默然,屋子里充盈着凝重的气氛,让人气闷。

我有饭后饮茶的习惯。这就是说我仍有义务为这位伙伴沏上一杯。

“请喝茶,”我说,“水很开,我这是安溪‘铁观音’^①。”

“不敢不敢,”他笑了笑,说,“没有这个嗜好!再说已经是受之有愧了,等见到刘文杰再报答吧!”

他总算说了句客气话。我笑了。看来纪超凡并非难打交道。我说:“听说你是搞历史的……”

“考古!”他朝我莞尔一笑。

“对嘛,”我说,“我想知道,搞考古的为什么突然对生态问题感兴趣?”

“这有什么区别?”他淡淡一笑,有点儿心不在焉似的说:“所有的科学不是都为人类服务?”

他似乎不愿回答。

我又问:

“听说你和刘文杰合写了一本物候方面的书,快出版了吗?”

“嗯,”他点了点头,这回是满面愁容,仰头长叹了一口气,说:“难哟,几经坎坷。”

“难什么?”我说,“刘文杰教授长期从事这方面研究,你嘛,据说也是个才华横溢的人!何难之有?”

我这溢美之辞其实是带着某种贬意。但纪超凡没有听出来,他仰着头,像在思索什么,说:

“如果说我和老刘的著作,不列观点,仅抛些数据材料的话,我们可以一挥而就。我不说是满腹文章,至少那些材料能够信手拈来!但要加一些自己的评点,就不那么容易了。比如说,人类掌握了工具而脱离动物界,那么人类掌握了工具之后创造了巨大的财富,会不会同时丧失了什么?远古时期正因为没有破坏大批的森林和大量的浮游生物,才为我们今天酿造了煤与石油。今天我们会不会因为眼前的某些需要,而破坏了下一个地质阶段可能为我们后代酿成的某种战略性资源?”

“这话什么意思?”

“以动物为例,据统计,本世纪以来,全世界平均每年都有一种动物绝灭。当然,从某种角度上来讲,不管有没有人为的因素,物种总是要更新的。但在远古时期,一种动物绝灭了,另一种新的动物又出现了。可是今天呢?似乎不再会出现新的动物去更替那些绝灭了的地物的空白。这意味着随着人口的增长,空间争夺将愈演愈烈。照此推算,用不了几个世纪,大概只剩下家禽陪伴我们了,那时人类会不会因此感到有些寂寞?”

“你这是杞人忧天!”我笑起来说。

也许我的话和不是时候的笑,刺激了他,他颇为尖刻地说:“我们的‘无冕皇帝’^②当然不会担忧,眉头一皱,计上心来嘛。圈一两个自然保护区吗?”

“这有什么不可以?”

“可以,完全可以!但仅仅几个保护区是不是太小了点儿。你就没想到为我们人类自己建

^①福建出产的一种名茶,系乌龙茶品系。

^②国外称新闻记者为无冕皇帝。

立保护区吗？我们这个星球实际上是一只没有排泄系统的宇宙孤舟：它既没有能把一切有害气体排到宇宙空间的高大烟囱，也没有能把污水排出地球海洋之外的超级管道。工厂生产的大量农药，一箱箱粉剂，一桶桶药液都跑到哪儿去了？于是，沿海鱼类和软体动物身上发现了水银，南极的企鹅身上化验出了滴滴涕。不用说内陆江河那些被污染鱼类，又怎样通过食物链反过来惩罚人类！森林滥伐，水土流失，风沙成灾，为我们人类建立保护区不是已经可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吗？”

“但总是在做了！”我说，“甚至也包括了你自己，你不也在写书呼吁吗？别低估了人的能动性。毕竟我们是区别于动物的人！”

“是吗？”纪超凡斜视了我一下，笑道：“我的‘无冕皇帝’陛下，实际上人类所有的工具和掌握的手段，绝大部分是用于满足人类的第一需要——衣、食、住、行，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带着人的自然属性方面的色彩。一只鸟雀尚知道整天忙碌、衔食哺雏、筑巢御寒。我们呢？上班下班，繁忙不堪。这有没有点像恩格斯所说的人类处于森林的采集阶段？生活啊生活，母亲把你生出来，你就得想办法活下去。于是苟且偷生者有，浑浑噩噩者有，营营苟苟、芸芸众生之辈，不是遍地皆然吗？我们人类有什么可夸耀之处？！”

“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”我不满地说，“难道这也是你书中的观点吗？这到底是你的想法，还是刘文杰的？”

“何必分他的话还是我的话呢！”纪超凡朝我一笑，说，“我只是讲工具之出现与掌握，仅仅在形式上把我们与动物区别开。老实说，即使是计算机技术的出现，还不敢说这已经标志着人类从摇篮中睁开了冥冥之眼。因为它带有相当浓厚的服务于本能需要的色彩。那么什么标志着人类睁开了冥冥之眼呢？你不是要听刘文杰的想法吗？——航天工具的出现！因为一个航天器材，从此星球飞往彼星球，是以光年计算的。请注意，光年！这不是一代人、两代人能看到的。它不服务于人类的第一需要，它是为别人的，为后代的。它的伟大之处还在于：人类在点燃火箭之际，甚至于无法估量它可能带来的价值！”

我说不出他这些观点哪些新颖，哪些偏颇。我也弄不清，这些话在多大程度上是刘文杰的代言。不过，我却相信他确有使一个讨论会不欢而散的能量。

听到轻轻的叩门声，我拉开门，进来的是县报道组的一位同志。

“接到你的电话，”报道组的同志说：“我们四处打听，总算问到了刘文杰教授的住处。可刘教授已经到大坞去了。我刚去过县科委，刘教授交代说，如果你没什么要紧的事，就请以后再谈。”

“这怎么行？”我有些着急，“我赶着发稿呢！”

“要不就找他去，”报道组的同志又说，“反正到大坞去有车，也有船，交通倒很方便。”我问纪超凡，“你如何打算？”

“你呢？”他问我。

“去大坞。”我说。

“有幸有幸，我们同行！”他略显愧意地说。

森林的捍卫者

即使我心急火燎，还必须在县里滞留一天。谁让我担负着调查报告的采写任务呢？县科委是我采访的第一个单位。我获取的材料主要是：依靠森林的老虎之类的肉食兽减少，以灌木草丛为家的野猪激增，这给相当一些社队造成了危害。农业局向我反映的情况是：由于森林减少，山溪断流。仅今年夏季一次就有数万亩山垅田因泉流枯竭，无法耕作。而林管局为我提供的材料简单，却又严峻：全县森林覆盖面积由解放初期百分之二十六，锐减至今日的百分之十